



笔底风云荡，胸中日月浮，唱出时代的旋律，演绎生命的精彩。

热线 86901890



一如用那笔写下的诗行，在风车下写诗

潮涨潮落只能是背景

风车叶子正在加快脚步
就要承受那沉重的脚步

一边寻找光源

落到地上

接 又 一束光 在东海塘

组诗节选

绝处逢生第十三章 各怀鬼胎（上）

江鑫荣/文

在宏大大厦的董事长办公室，里面坐了两个人，他们表情凝重，神色肃穆。为首的是宏远集团的第三任董事长叶潇，其余两位则是他的幕僚，男的叫方济业，女的叫安宁。叶潇叼起烟用力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几个烟晕，又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这才说道：今天找你们来，有件事情需要你们给我拿拿主意。

方济业眼珠子一转，立马问：不知叶总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吩咐我们去办。

戴着黑框眼镜、盘着长发、一身职业装束的安宁端坐一旁，视线不离叶潇半寸，似乎表明自己可以随时听候差遣。

叶潇又重重吸了几口烟，弹了弹白灰，眉毛也顺着浓烈的烟味向上扬起，还说这种烟醇口，尽他妈的胡扯，这味道跟土烟没啥区别。

方济业赶忙应和道：叶总说得对，这味道确实不怎么样。

前些天，我去了趟祁阳，顺便去了解整座城市的发展状况。怪不得叶亦双那丫头，死活都要留着祁阳分公司。叶潇忽然说道。

莫非叶总发现了什么？方济业赶紧问。

经过我实地考察后，发现祁阳这两年的建设非常庞大，我估计在未来几年里还会保持这个发展势头。叶潇叹然。

祁阳分公司能受益匪浅。安宁说道。

政府想把祁阳打造成华东地区的金融商业示范城市。叶潇尽管压低了声音，但还是难掩兴奋的情绪，仿佛就像发现了一座宝藏一般。

方济业双眼不离叶潇的面部，压低声音说：可是就算祁阳是个聚宝盆，但我们伸手也够不着。

叶总，您有计划吗？安宁轻声问道。

我找你们过来就是为了商量对策。叶潇迟疑片刻，张口说了半句又停下来。

见叶潇欲言又止，安宁试探性地问道：叶总是否还有其他顾虑？

这事叶潇顿了顿，又重重吸了口烟，然后双眼盯着袅袅而起的白烟，确实有件事情不好办，让我不好操作。

要不让我们给您想想办法？安宁轻声问，语气显得很拘谨。

叶潇笑了笑，又沉思几秒，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公司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祁阳的一切事务都交由叶亦双打理，其他单位不得参与。

怎么还有这种规定。方济业脱口而出，不自觉地笑了笑。

叶潇一见方济业的表情，立马沉下脸来说：这是我父亲的遗嘱，谁也无权干涉。

安宁听出了叶潇的话意，认为他在避重就轻，便试探性地问道：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跟叶亦双商量了。

我却不那么认为。方济业立马反驳道：本来就属于同一家公司，何来商量，又如何商量？何况叶总才是集团董事长，他说怎么操作就该怎么操作，祁阳分公司必须照办。

叶潇听了方济业的话，内心是哭笑不得，他几度想道破真相，却又羞于启口。这是我父亲的遗愿，我必须要认真对待。

方济业和安宁既然能成为集团总裁的幕僚，肯定有过人之处，而不是凭运气上位的。关于叶家争权夺利这件事，他俩早有耳闻。只是当叶潇提及这个问题时，他俩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

但是这个规定毕竟是叶董事长生前所立下的，如今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们应该适时做出调整。社会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么大的公司想要发展，就不应该被这些陈年旧规束缚着。方济业双眼紧紧盯着叶潇的表情，又悄悄地朝安宁使了个眼神，你说呢？安宁。

安宁一下子就领会了他的话意，她见叶潇眉头舒展，认为方济业的话已经说到他的心坎上去了，于是接话道：我认为方济业的分析完全符合目前的形势。社会的发展趋势非常快，机会稍纵即逝，既然您已经看到了祁阳巨大的发展前景，我们就有必要抓紧部署。我深信只要您把公司发展壮大，董事长若泉下有知，肯定会高兴的。

叶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方济业又说道。

叶潇的心里早已盘算了整个计划，只是跟胞妹有一纸协议，又有几位长辈作证，所以他不敢撕开这道口子，他需要的是一个正当理由，师出有名。不然，他怕自己背上骂名，成了出尔反尔的小人。他思忖片刻，正色道：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我们理所当然要去争夺祁阳的市场份额。但是，我也不想为此落下任何话柄，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既然您有所顾忌，那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才行。安宁说。

叶潇沉默片刻，突然露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双眼紧紧盯着他俩，我需要有一个理由，哪怕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只要能堵住别人的嘴巴就行。

请叶总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两人立马应道，点头如捣蒜。

（未完待续）

花山韵事六百年（下） 唱和韵事对花山诗派传承的意义和影响

林作标/文

岁月倏忽，邈不可追。今逢盛世，文化昌隆。从卯铎韵唱和到好了歌唱和，两次唱和时空跨越了两个世纪，但这两次唱和盛事所展现的，首先是花山重新被诗人们发现的一个历史过程。从明代到晚清时期花山愈来愈多地进入诗人的视野，咏花山的诗渐多，参与人数也不断增多，实现了花山一脉相承，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日渐丰满的史诗历程。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短暂回落，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花山一脉参与人数不断壮大，而诗歌的表现范围、表现方式、艺术思维也不断拓展。咏花山的诗歌持续兴盛，反映了诗人们对花山的深切体认，将花山作为歌咏诗化的对象，在这一诗歌史和文化历程中，不仅歌咏花山的范围持续扩大，而且表现出的深度也逐渐提高。人

生意识、生命追求、生活与审美的体验，诗人们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无不真实而动人地熔铸进诗的唱和之中。在这里，爱祖国、爱山河、爱乡土的拳拳热忱，始终翻腾着永不停息的澎湃热浪。

唱和诗作品的范围，除了花山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花山山水相连、关系密切的周边风情、风物，展现了温岭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由于有了诗人的发现和歌唱，花山才获得了诗化的展现和艺术的升华，成为诗人体验自己心灵内涵、感受自身生命价值的一个绝佳而重要的角色，诗人的生命也因花山而获得了延续。花山生命力量与诗人生命力量的完美交融，从而造就了花山诗词这一新的艺术之花。所以，一方面是花山造就了诗人，另一方面也是诗人造就了花山，当然还有，是花山和诗人们共同造就了花山一脉。

花山一脉，悠悠千载，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身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时代，自然

不能忘怀先贤的创业、文脉的继承。从《九老诗存》的挖掘、《花山全志》的出版，再到《好了歌唱和集》的出版，这正是一项咀嚼历史精华、传承地方文脉的有益尝试。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忘本来、辩证取舍，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卯铎韵唱和与好了歌唱和的成果，为广大诗词爱好者提供了精神佳肴。现打开这本唱和集，精品佳篇俯拾皆是，更有精彩点评附在诗词作品的后面，三言两语，画龙点睛，启迪人心，令读者豁然开朗，且有爱不释手之感。今天能在这里写这些文字，很难设想没有受过他们的影响。诗人们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诗词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着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努力创作，凝聚力量，弘扬正气。笔底风云荡，胸中日月浮，唱出时代的旋律，演绎生命的精彩。

老船（下）

江富军/文

我们生于水乡，海边。我们知道船有魂。静待拆解是老船的宿命，自然而然分解于滩涂也一样，或者被人观赏，算是另一种宿命吧。静待滩涂看世界，是怎样的角色转换，陶画家对此滋养·融合·重塑，用绘画寻找、诠释老船的存在意义。

理论上讲，无论哪艘船，仿佛都要在滩涂上，凄风苦雨中，了此残生。

哲学上说，每一种新生力量都会对旧有的力量作否定而成长。老船否定了自己，从运动向静止，在夕阳下，静止一段时间，内心回忆风浪，就像英雄回忆战场。它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让强大的新船只下海，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老朽，静待消亡。

消亡是作为整体来说的，作为部分，作为分子的存在是永恒的。物质不灭，只是形式变化。永恒与不变是互相否定的。追求永恒就得接受变化，人们常说只有变化不变。马克思主义认为，运动发展是永恒的。如此，我心仿佛释然。

我们向往永恒，我们怀旧，留恋静止的世界。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进行了否定。科技傲慢地雄视一切，嘲笑一切。日新月异就是快速否定，就是高价值忽略低价值。经常见到冰箱好好的，换掉，轿车好好的，换掉，房子好好的，拆掉，一碗饭好好的，倒掉。这是一个不准留恋的时代。

温岭宋代诗人戴复古有诗《江村晚眺》：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画面里的船儿、鸟儿、芦花，配以落日、平沙，美好无比。船儿在美好地休憩，明天潮来又将起航。那是宋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物尽其用的时代。

戴复古诗人写的就是我们学校南边的六间，当年是海边，是江口入海处，有地名潮未至可证，朱熹曾在此筑闸，故名。当年应该是隔苇见渔灯，现在是江边大厦林立，灯火半空闪烁。诗句让古今刹那相连，真正的沧海桑田啊。

讲课结尾，陶画家向我们描述了他喜欢船锚。他家里收藏了一只锚，他画了不少锚。锚上总是锈迹斑斑，诉说着它曾在大海深处停留。抛锚，把大船固定。锚是人、船与大海相连接的证件，把记忆锚定。陶画家说：将老船集中起来，在某个滩涂上，作为一个景点，供人怀旧，记住乡愁。这比一般象征性的船要有视觉冲击力。

能不能建造一个如绍兴、桐乡那样的小水乡。岸边是小楼、小街；河道上有小桥，桥头有卖糖果的；河边水埠头有洗衣女，边洗边数落着；河中，老船夫们摇动着一只只小船，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那是水乡令人迷醉的古典美。从前的老船，仿佛童话、传说里的老爷爷们，慈善地生活着，入道入仙。



贫瘠的记忆

王华琪/文

时间永是流逝，只有记忆是永恒的。贫瘠的日子可以过得富有，富有的日子也会过得贫瘠；苦涩的日子可以过得甜美，甜美的日子也会过得苦涩。

农历四月，也就是被闽浙渔民习惯称为中汛的时候，捕捞上来的小带鱼，条子细而均匀，肉肥而骨软。海边人都会用糯米酒糟、红曲腌制这种带鱼丝，名曰鱼生。腌制好的鱼生是猩红猩红的、咸涩咸涩的，有的渔家加点萝卜丝和白糖来改善口感，如果能加些味精，那是再好不过。

鱼生因为咸，才下饭，那时候，一家人吃饭常只对着碟鱼生。孩子间总有说不完的话语，端一碗稀饭，上面放一条鱼生，就到邻居家聊上了，鱼生很有韧性，又舍不得一口吞下，所以，一边聊，孩子们还得互相帮忙用筷子把鱼生扯成一段段的。现在很少有吃鱼生的了，我在冰箱里放了一小瓶，是从老家带来的，偶尔觉得嘴巴特别没味时，就拿出来，吧唧几下，所有的回忆随着味蕾蔓延开去。

小时候，老家的肉贩子常挑着竹篓走街串巷卖猪肉，肉贩子不吆喝，只是吹螺号。所以一听到嘟嘟嘟的螺号声，就知道卖肉的来了，馋嘴的孩子就眼巴巴地看着大人。母亲总舍不得买猪肉，就割点肥肉，在锅里熬成猪油渣。碰到豇豆季节，就到后园摘些豇豆，做豇豆饭。能吃到豇豆饭对我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那时家里大多是三顿稀饭，中午能吃白米饭的是条件比较好的。因为熬稀饭要早些，而做干饭则都在中午，所以孩子放学回家远看家里的烟囱是否冒烟就能判断出中午有没有干饭吃。哥一看家里烟囱不冒烟，就唧唧唧地摇着家里的后门以示抗议。如果中午回家能看到烟囱还冒着烟，进门还能闻到油渣和着豇豆香，孩子怎

么能不欢呼雀跃？于是，孩子围着灶台，看妈妈揭开木锅盖，看蒸汽沿着一圈黝黑的铁锅散逸开，米粒一颗颗竖着，上面顶着几颗黄灿灿的猪油渣。用母亲的话说：眼珠子都要掉进锅里去喽

海岛缺水，仅有的水源就是几口水井。家乡的水井都修得很大，人可以爬下去，有的井口还有台阶，呈簸箕状，称为簸斗井。缺水的时候，总是要下到井底，拿着水瓢，盯着石缝中渗出一滴滴，那种渴盼的心情现在想来都特别揪心。家家户户把水桶放在井边，大小不一的木桶蜿蜒出一支长长的队伍。再干旱，水桶队伍都排得很有秩序，前面的把一桶水打满，看看后面的水桶就知道下一家是谁了，于是会吆喝一声某某某来舀水了，每家不多占，每户不插队。有时轮到我们家是后半夜，母亲就拉起睡眼朦胧的哥哥和姐姐拎着手电去抬水，当一桶水抬到家，澄清后，哗哗地倒入水缸，家里人那个满足啊，真是难以言表。渔家清水贵如油，用水的节约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那时候，除了缺水，还缺柴火，缺煤碳。煤碳要凭票供应，家里人多，常不够用。海岛树少，山上的草也被割得光秃秃的。在解放塘农场上班的母亲于是就在农场里割草，割好的青草要及时拉走，打成捆的青草很沉，母亲扎成的草捆又特别大，我个子小，哥哥就把扁担从草捆中间穿过，这样我们才抬得起来。从农场回家要翻越一条岭，爬岭的时候，草捆常会拖着地，哥哥总在后面叫着抬高点抬高点，前面的我要双手硬撑起扁担才使得草能离地。一捆捆的草就这样抬拉拽到家里，晒成干堆成垛。母亲烧饭时要用草引火，枝条点旺，再加煤碳，当风箱咿咿呀呀拉得很急，灶膛里的火裹着被烧红的煤块火辣辣地舔舐着黑黢黢的锅底，我对热烈这个词的最直观感觉就是从这儿来的